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六十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

范泰　王淮之　王韶之　荀伯子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父甯豫章太守泰初爲太學博士衛將軍謝安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二府參軍荆州刺史王忱泰外

弟也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㑹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説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慢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鋭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

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為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内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𢧵元顯而已泰建言以為非宜元顯不納父憂去職襲爵陽遂鄉侯桓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凖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義旗建國子博士司馬休之為冠軍將軍荆州刺史以泰為長史南郡太守又除長沙相散騎常侍並不拜入為黄門郎御史中

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為東陽太守盧循之難泰預發兵千人開倉給稟高祖加泰振武將軍明年遷侍中尋轉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高祖甞從容問混泰名輩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為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太祖及薨以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為嗣高祖以道規素愛太祖又令居重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太祖泰議曰公之友愛即心過厚禮無二嗣諱宜還本屬從之轉大司馬左

長史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常侍如故兼司
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高祖還彭
城與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轝泰好酒不拘小節通
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然拙於爲
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遷護軍將軍以公事免高祖受
命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明年議建國學以泰
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敎訓表於
至世至說莫先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

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莫不由此若能
出不由戸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
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
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
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
足以宣大宋之風弘濟濟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
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
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許止孝

而得臯以斯為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揚烏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為助教即太尉準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明奬厲不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學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

覆簣實望其速回轍已淹其遲事有似賒而宜急者殆
此之謂古人重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
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
五銖錢泰又諫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器
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臣
聞治國若烹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
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

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
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
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
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
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
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為
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
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

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貧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板渭不至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遠畧伏願思可久之道除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其亡存心然後苞桑可繫愚誠一至用忘寢食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上封事極諫曰伏聞陛下時在後

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闥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秪生遠近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既搖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為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

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地卑無幽不察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嘗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惛耄已及百疾互生便為永違聖顔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泰素

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
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
二年表賀元正并陳旱災曰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
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
旱魃為虐亢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
汲貧寡單於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年
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
生疾疫其為憂虞不可備序雩禜之典以誠會事巫祝

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亢旱三年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愛矜冤枉之獄遊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令謗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總統御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大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籍熒惑以脩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

者難為風就正路者易為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
及歲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承違聖顔拜表
悲咽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闗朝廷有司劾奏之
太祖不問也時太祖雖當陽親覽而羙之等猶秉重權
復上表曰伏承廬陵王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
天至友于過隆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為
高冕旒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
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旻委質有兼常

欵契濶戎陣顛狽艱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絶此老臣兼不能自已者也朽謝越局無所逃刑泰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羡之等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艱難宴見之日特聽乘轝到坐累陳時事上每優容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曰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羣心澤謡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為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

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
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
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禜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虫
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
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
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
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
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

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夏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畧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為戒不遠為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隆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苟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怍反側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恭謂弘曰天下務

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
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
以疾疫泰又上表曰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巳方之常災
實為過差古以為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旦臨朝無懈
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為
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慇懃無巳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
之過言動於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
退非唯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

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臣俄為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方必壅大道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蔕之術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

黙者也臣既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篤疾重之以惛
耄言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録其一毫之誠則臣
不知厝身之所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奬後生孜孜
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
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時年七十四追贈車
騎將軍侍中特進王師如故謚曰宣侯長子昴早卒次
子暠宜都太守次晏侍中光禄大夫次暈太子詹事謀
反伏誅自有傳少子廣淵善屬文世祖撫軍諮議參軍

領記室坐畢事從誅

王准之字元曾琅邪臨沂人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起家為本國右常侍桓玄大將軍行參軍玄篡位以為尚書祠部郎義熙初又為尚書中兵郎遷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丹陽丞中軍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

循功封都亭侯又為高祖鎮西平北太尉參軍尚書左
丞本郡大中正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僚友所憚淮之
父納之祖臨之曽祖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甞
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答猶差
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高
祖受命拜黄門侍郎永初二年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
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
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

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遷司徒左長史出為始興太守元嘉二年為江夏王義恭撫軍長史歷陽太守行州府之任綏懷得理軍民便之尋入為侍中明年從為都官尚書改領吏部性峭急頗失縉紳之望出為丹陽尹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録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

虛正得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乏風素不為時流所重撰儀注朝廷至今遵用之十年卒時年五十六追贈太常子興之征虜主簿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臨沂人也曽祖廙晉驃騎將軍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為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録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

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為後代佳史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詔誥任在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安帝之崩也髙祖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遷黄門侍郎領著作郎西省如故凡諸詔奏皆其辭也髙祖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黄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有司奏東冶士朱

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詔之啓曰尚書金部奏事如
右斯誠檢忘一時權制懼非經國弘本之令典臣尋舊
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異不紊而輕重實殊至
於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實窮
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
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
自同編户列齒齊民乎臣懼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方今
聖化惟新崇本棄末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

不合加贖罪之恩侍中褚淡之同詔之三條却宜仍舊
詔可又駁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事曰伏尋舊制
羣臣家有情事聽併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賜假百
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併請來年限合為二百日此蓋一
時之令非經通之旨會稽雖塗盈千里未足為難百日
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應自表陳解豈宜名班
朝列而久淹私門臣等參議謂不合開許或家在河洛
及嶺沔漢者道阻且長猶宜別有條品請付尚書詳為

其制從之坐璽封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為晉
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顯韶之
懼為所陷深結徐羡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遷侍中驍騎
如故景平之年出為吳興太守羡之被誅王弘入為相
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
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為弘所繩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
亦抑其私憾太祖兩嘉之在任積年稱為良守加秩中
二千石十年徵為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

故免官十二年又出為吴興太守其年卒時年五十六
七廟歌辭韶之制也文集行於世子曄尚書駕部外兵
郎臨賀太守
荀伯子頴川頴陰人也祖羨驃騎將軍父猗秘書郎伯
子少好學博覧經傳而通率好為雜戲遨遊閭里故以
此失清塗解褐為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
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為佐郎助撰
晉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九年上表曰

臣聞咎繇亡後臧文以為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
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崇朝宜許故太傅鉅平侯
祜明德通賢宗臣莫二勲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
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絶世輒紹愚謂鉅平之
封宜同酇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準黨翼孫秀禍加淮南
竊饗大國因罪為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
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
除故太保衞瓘本爵蕭陽縣公既被横禍乃進弟秩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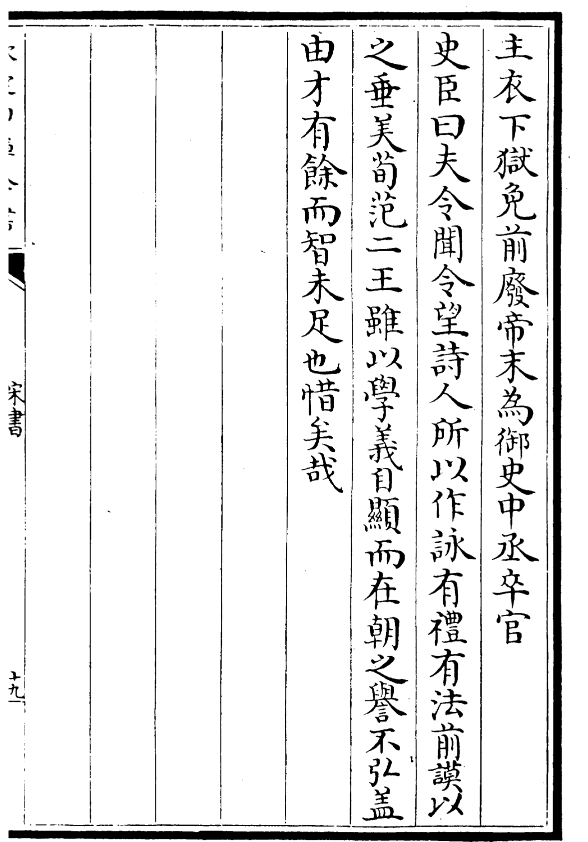
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縁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璵上表自陳曰臣乃祖故太保瓘於魏咸熈之中太祖文皇帝為元輔之日封藟陽侯大晉受禪進爵為公歷位太保總録朝政于時賈庶人及諸王用事忌瓘忠節故楚王瑋矯詔致禍前朝以瓘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勲故追封蘭陵郡公永嘉之中東海王越食蘭陵换封江夏戸邑如舊臣高祖散騎侍郎璪之

嫡孫纂承封爵中宗元皇帝以曽祖故右衛將軍崇承
襲逮于臣身伏聞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貶降復封蕭陽
夫趙氏之忠寵延累葉漢祖開封誓以山河伏願陛下
録既往之勲垂罔極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參詳潁川陳
茂先亦上表曰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祖太尉淮禍
加淮南不應濫賞尋先臣以翦除賈謐封海陵公事在
淮南遇禍之前後廣陵雖在擾攘之際臣祖乃始蒙殊
遇歷位元凱後被遠外乃作平州而猶不至除國良以

先勲深重百世不泯故也聖明御世英輔係興曾無疑議以為濫賞臣以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視息封爵兼嗣伏願陛下遠録舊勲特垂矜察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為世子征虜功曹國子博士妻弟謝晦薦達之入為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内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之曰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𧄼藉之美謂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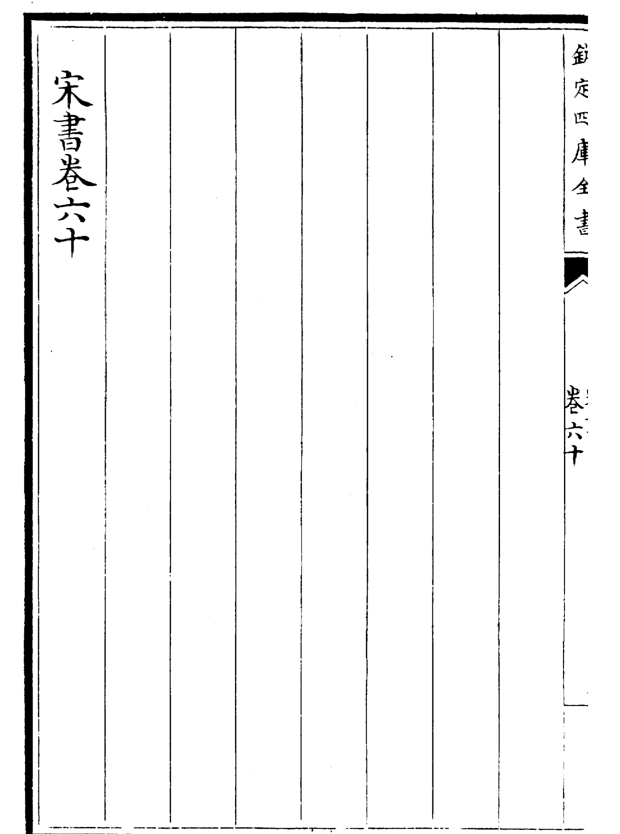
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為疑昔武王剋殷封神農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為列國而薊祝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九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内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駙馬都尉又太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劉憙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零陵

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遷太子僕御史中丞蒞職愍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内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謝戲故世人以此非之出補司徒左長史東陽太守元嘉十五年卒官時年六十一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為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絶服五世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世祖初為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書



主衣下獄免前廢帝末為御史中丞卒官

史臣曰夫令聞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謨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朝之譽不弘蓋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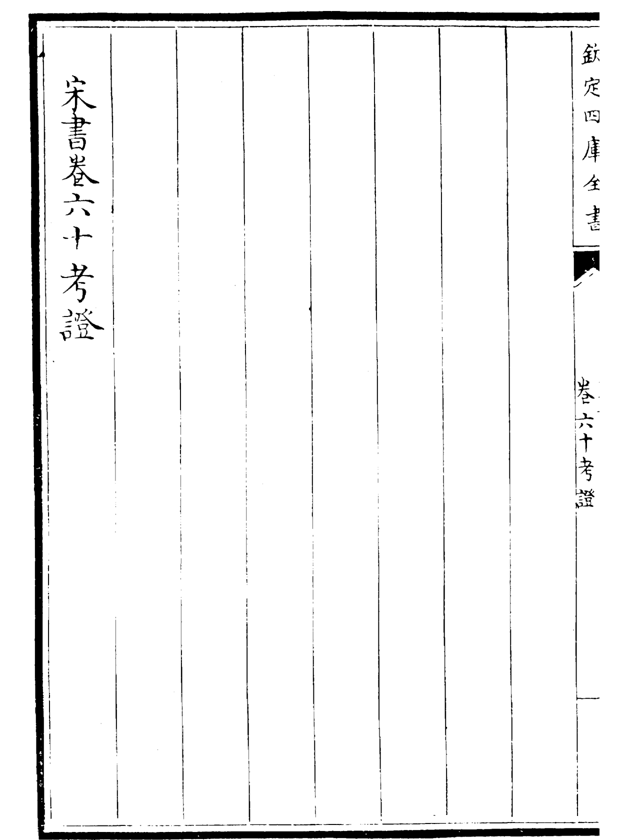


宋書卷六十

宋書卷六十考證

王淮之傳王淮之字元曾○南史淮作准曾作魯 臣照按准即準字之減畫實一字也范泰傳桓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準之並居喪無禮南史以淮之為准之則當是一人然本傳不載居喪被劾事其官司徒左長史又在宋永初時亦未能確定其為一人也

荀伯子傳著作郎徐度重其才學○徐度當作徐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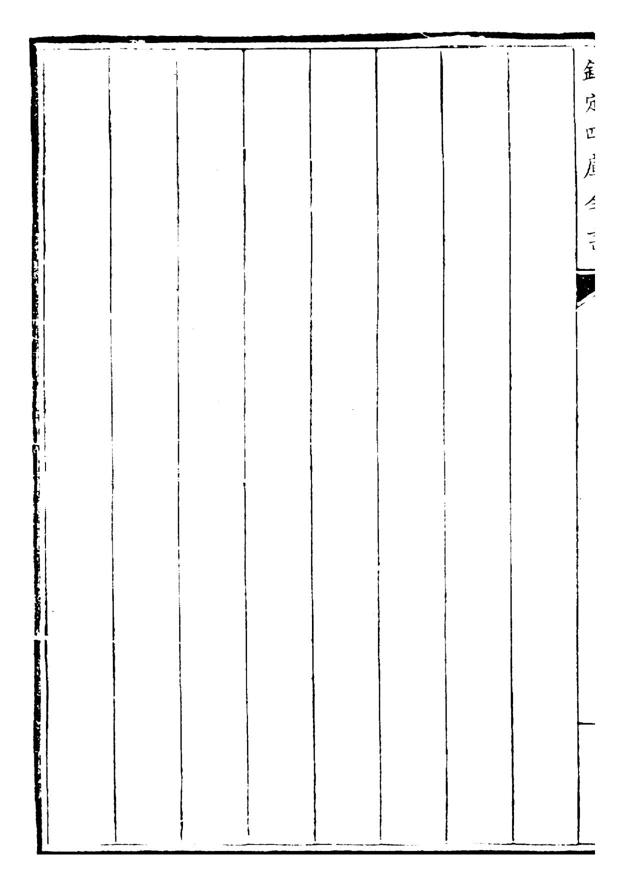


宋書卷六十考證

謹案卷五十九第十頁前六行我家懸瓠斗城諸

本懸瓠訛玄誤今改

第十三頁前六行顔竣刊本竣訛峻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于飛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六十二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宋書卷六十一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武三王

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脩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胡婕妤生文皇帝王脩容生彭城王義康袁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

文王義季義宣别有傳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
秀徹初封桂陽縣公食邑千户年十二從北征大軍進
長安留守柏谷塢除員外散騎常侍不拜及關中平定
高祖議欲東還而諸将行役既久咸有歸願止留偏将
不足鎮固人心乃以義真行都督雍涼秦三州之河東
平陽河北三郡諸軍事安西将軍領護西戎校尉雍州
刺史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委以關中之任
高祖将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

令百年矣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高祖為之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本之意令留第二兒令文武賢才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孫手以授高祖義真尋除正加節又進督并東秦二州司州之東安定新平二郡諸軍事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人多在關中望因大威復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

意咸共歎息而佛佛虜寇逼交至沈田子既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義真年少賜與左右不節脩常裁減之左右並怨因是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真乃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字叔治京兆灞城人也初南渡見桓玄玄知之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脩既死人情離駭無相統一高祖遣將軍朱齡石替義真鎮關中使義真輕兵疾歸諸將競斂財貨多載子女方軌徐行虜追騎且至建威將軍傅弘之

曰公處分亟進恐虜追擊人也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騎追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不從賊追兵果至騎數萬匹輔國將軍蒯恩斷後不能禁至青泥後軍大敗諸將及府功曹王賜悉被俘虜義真在前故得與數百人奔散日暮虜不復窮追義真與左右相失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叫喚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宏大喜負之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

經此何以知艱難初高祖聞青泥敗未得義真審問有前至者訪之竝云闇夜奔敗無以知存亡高祖怒甚剋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啓事知義真已免乃止義真尋都督司雍秦幷涼五州諸軍建威將軍司州刺史持節如故以段宏為義真諮議參軍尋遷宋臺黄門郎領太子右衛率宏鮮卑人也為慕容超尚書左僕射徐州刺史高祖伐廣固歸降太祖元嘉中為征虜將軍青兾二州刺史追贈左將軍時義真將鎮洛陽而河南蕭

條未及脩理改除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封廬陵王食邑三千戶移鎮東城高祖始踐阼義真意色不悅侍讀學士蔡茂之問其故義真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明年遷司徒高祖不豫以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鎮歷陽未之任而高祖崩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竝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

為西豫州都督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暱狎過甚故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所乘舫單素不及母孫脩儀所乘者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共視部伍因宴舫内使左右剔母舫函道以施已舫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與深惡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

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真以義真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恊乃奏廢之曰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以斷恩情為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斷幾傾鄭國劉英容養釁廣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案車騎將軍義真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在紈綺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革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庶憂惶內外屏氣而縱博

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救陛下面詔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厲猶在紙翰而自玆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屏志還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冀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乾情事猶昨遂蔑棄遺旨顯違成規整棹浮舟以示歸志肆心專己無復諮承聖恩低徊深垂隐忍屢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罵訕主謗朝此久播於遠近暴於人聽臣

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況憂深患著社稷慮切請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墜於武廟全宥之德獲申於昵親仰尋感慟臨啓悲咽乃廢義眞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壺關復冤竄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隷藥石阿氏哉臣雖

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髙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叙丹愚伏惟高祖武皇帝誕兹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步則齊德有虞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䖍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脩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

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録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剥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為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綍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衛鼂策告同祚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於春秋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算肆不忍於一朝特顧留神允思重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帝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顒顒之望時開曲宥反王都

邑選保傅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鑕無愧地下矣書奏以約之為梁州府參軍尋又見殺景平二年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詔曰前廬陵王靈柩在遠國封墮替感惟拱慟情若

貫割王體自至極地戚屬尊豈可令情禮永淪終始無寄可追復先封特遣奉迎并孫脩華謝妃一時俱還言增摧哽三年正月誅徐羡之傅亮等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含章履正英哲自然道心内昭徽風遐被遭時多難志匡權逼天未悔禍運鍾屯險羣凶肆醜專竊國柄禍心潛構釁生不圖朕每永念讐恥含痛内結遵養姦慝情禮未申今王道既亨政刑始判宣昭國體於是乎在可追崇侍中大将軍王如故為慰寃魂少申悲憤又詔

曰乃者權臣陵縱兆亂基禍故吉陽令張約之抗疏矢言至誠慷慨遂事屈羣醜殞命遐疆志節不申感焉兼至昔闕老奏書見紀漢策閭纂獻規荷榮晉代考其忠概參迹前蹤宜加旌顯式揚義烈可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匹義眞無子太祖以第五子紹字休胤為嗣元嘉九年襲封廬陵王少而寛雅太祖甚愛之二十年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時年十二二十二年入朝加棨戟進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在

任七年改授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未之鎮仍遷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索虜至瓜步紹從太子鎮石頭二十九年疾患解職其年薨時年二十一遺令歛以時服素棺周身太祖從之追贈散騎常侍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刺史如故無子南平王鑠第三子敬先爲嗣本名敬秀既出繼而紹妃褚秀之孫女故改焉景和二年爲前廢帝所害追贈中書侍郎謚曰恭王無子太宗泰始元年以世祖第二十一子晋熙王子輿字孝文

為紹嗣封廬陵王為輔國將軍南高平臨淮二郡太守
竝未拜為太宗所殺三年更以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
嗣紹為建威將軍淮陵南彭城二郡太守後廢帝元徽
二年與休範俱伏誅國復絶三年復以臨澧忠侯襲第
三子嵩字淵華繼紹為給事中順帝昇明元年薨諡曰
元王又無子國除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美麗高祖特所鍾愛
諸子莫及也飲食寢卧常不離於側高祖為性儉約諸

子食不過五醆盤而義恭愛寵異常求須菓食日中無
算得未嘗噉悉以乞與傍人廬陵諸王未嘗敢求求亦
不得景平二年監南豫豫司雍秦并州諸軍事冠軍將
軍南豫州刺史代廬陵王義眞鎮歷陽時年十二元嘉
元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加使持節進號撫軍將軍
給鼓吹一部三年監南徐兖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
徐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進監爲都督未之任太祖征
謝晦義恭還鎮京口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荊湘雍

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
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既出鎮太祖與書誡之曰
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
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
荷今既分張言集未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
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
識别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
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脩業未有可稱吾所

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
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
應慨然立志忿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
斷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
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
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
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
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

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苟有所懷客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决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唯脱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賔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覩顔色審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

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閑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諳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為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汝復不習殊當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同也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

可壅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亦宜豫敕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欵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搆勿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游不宜令過摴蒱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既始至

西未可忽忽復有所納又誡之曰宜數引見佐史非唯
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
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
者又差有地也九年徵為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
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
刺史鎮廣陵時詔内外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臣聞雲
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驊騮驂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
㝠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垂

情仄陋幽谷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遠思業貞純砥節丘園息賔盛世貧約而苦内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賛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竝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略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

營丘勳勇既昭心事兼竭雖蒙褒敘未盡才宜竝可授
以邊藩展其志力交阯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莅
惟艱南中夐遠風謠迥隔蠻獠狡竊邊氓荼炭實須練
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
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
明事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
訪退懼瞽言無足甄奬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大將軍
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

三州諸軍事司徒録尚書領太子太傅持節如故給班劒二十人置仗加兵明年解督南兖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餘如故義恭既小心恭慎且戒義康之失雖為總録奉行文書而已故太祖安之相府年給錢二千萬它物倍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别給錢年千萬二十年領國子祭酒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春索虜寇豫州太祖因此欲開定河洛其秋以義恭總統羣帥出鎮彭城解國子祭酒虜遂深入徑

至瓜步義恭與世祖閉彭城自守二十八年春虜退走自彭城北退義恭震懼不敢追其日民有告虜驅廣陵民萬餘口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並請義恭又禁不許經宿太祖遣驛至使悉力急追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虜先已聞知乃盡殺所驅廣陵民輕騎引去初虜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誡勑義恭答曰臣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虜至義恭果走賴衆議得停事在

張暢傳降義恭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
魯郡孔子舊庭有栢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
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
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兖州刺史增督南兖豫
徐兖青冀司雝秦幽并十一州諸軍事并前十三州移
鎮盱眙脩治舘宇擬制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
所乘蒼鷹船上迎之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都督揚南
徐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持節侍中録尚書太子太

傳如故還鎮東府辭侍中未拜值元凶肆逆其日劭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各有常人慮有詐妄致害者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劭遣之而後入義恭請罷兵凡府内兵仗竝送還臺進位太保進督會州諸軍事服侍中服又領大宗師世祖入討劭疑義恭有異志使入住尚書下省分諸子竝住神虎門外侍中下省劭聞世祖已次近路欲悉力逆之決戰中道義恭慮世祖船乘陋小劭豕突中流容能為患乃進説曰割棄南岸柵

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以逸待勞不憂不破也劭從之世
祖前鋒至新亭劭挟義恭出戰恒録在左右故不能自
拔戰敗使義恭於東堂簡将義恭先使人具船於東冶
渚因單馬南奔始濟淮追騎已至北岸僅然得免劭大
怒遣始興王濬就西省殺義恭十二子世祖時在新林
浦義恭既至上表勸世祖即位曰臣聞治亂無兆倚伏
相因乾靈降禍二凶極逆深酷巨痛終古未有陛下忠
孝自天赫然電發投袂泣血四海順軌是以諸侯雲赴

數均八百義奮之旅其會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
沖居或躍未登天祚非所以嚴重宗社紹延七百昔張
武抗辭代王順請耿純陳款光武正位況今罪逆無親
惡盈釁滿阻兵安忍戮善崇姦履地戴天畢命俄頃宜
早定尊號以固社稷景平之季實惟樂推王室之亂天
命有在故抱拜兆於壓壁赤龍表於霄徵伏惟大明無
私遠存家國七廟之靈近哀黔首荼炭之切時防帝祚
永慰羣心臣負釁嬰罰偷生人壤幸及寬政待罪有司

敢以漏刻視息披露肝膽世祖即祚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徐二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又假黄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為三十人以在藩邴服玉環大綬賜之增封二千戸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曰聖旨謙光尊師重道欲致拜太傅斯誠弘兹遠風敦闡盛則然周之師保實稱三吏晉因於魏特加其禮帝道嚴極既有常尊考之史載未見兹典故卞壺孫楚竝謂人

君無降尊之義遠稽聖典近即羣心臣等參議謂不應有加拜之禮詔曰闇薄纂統實憑師範思盡虔恭以承道訓所奏稽諸往代謂無拜禮據文既明便從所執世祖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臧質魯爽等反加黄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又增封二千户世祖以義宣亂逆由於彊盛至是欲削弱王侯義恭希旨乃上表省録尚書曰臣聞天地設位三極同序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時

亮之績昭於虞典論道之風宣於周載台輔之設𡉏調
陰陽元凱之置起釐百揆所以藥鍼失言侵官是誡陳
平抗辭匪職罔荅漢承秦後庶僚稱攺爵因時變任與
世移總録之制本非舊體列代相沿兹仍未革今皇家
中造事遵前文宜憲章先代證文古則停省條録以依
昔典使物競思存人懐勤壹則名實靡愆庸節必紀臣
謬典國重虛荷崇位興替宜知敢不輸盡上從其議又
與驃騎大将軍竟陵王誕奏曰臣聞佾懸有數等級異

儀佩笏有制卑高殊序斯盖上哲之洪謨範世之明訓而時至彌流物無不弊僭侈由俗軌度非古晋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典章稍與事廣名實一差難以卒變章服崇濫多歷年所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約宜備品式之律以定損厭之條臣等地居枝昵位參台輔導正之首請以爵先致貶之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參愚懷應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懼匪衷庶竭微欵伏願陛下聽覽之餘薄垂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

和穆矣詔付外詳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誡是以尚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親必罪降于頃世下僭滋極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於王公達於衆庶上下無辨民志靡壹義恭所陳寔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輦不得重𢄙鄣扇不得雉尾劒不得鹿盧形槊毦不得孔雀白鷺

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裝面冬會不得鐸舞柸柈舞長蹻透狹舒𠛬博山緣大橦升五案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緄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為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

行竝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
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非軺車不得油幢平
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
帳鏻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詔可是歲十一月還鎮京
口二年春進督東南兖二州其冬徵為揚州刺史餘如
故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固辭殊禮又解持
節都督并侍中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
上之詔付祕閣時西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

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常慮為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表曰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奢自往而至聚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竝置傅相猶不得禁逆七國連謀寔由彊盛晉氏列封正足

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庶人恃親殆傾王業去歳西寇藉寵幾敗皇基不圖襄楚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奬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兆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觧忝皇族耆長慙慨内深思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諸王貴重不應居邉至於華州優地時可暫出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予長史掾屬若宜鎮御别差扞城大將若情樂沖虚不宜逼以戎事若捨

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遊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煩自隨百僚脩詣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到脩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干候貴王毘甲於私為用蓋寡自金銀裝刀劒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從薪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姦時世祖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盡禮祗奉且便辯善附會俯仰承接皆有容儀每有符瑞輒獻上賦頌陳詠美德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

頭西岸累奏勸封禪上大悦三年省兵佐加領中書監
以崇藝昭武永化三營合四百三十七户給府吏增吏
僮千七百人合為二千九百人六年解司徒府太宰府
依舊辟召又年給三千匹布七年從廵兼尚書令解中
書監八年閏月又領太尉其月世祖崩遺詔義恭解尚
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内事無巨細
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决若有軍旅可為總統尚
書中事委顔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即位詔

曰總録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雖暫并省而因革有宜理存濟務朕煢獨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務允歸尊德太宰江夏王義恭新除中書監太尉地居宗重受遺阿衡實深憑倚用康庶績可録尚書事本官監太宰王如故侍中驃騎大将軍南兖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公新除尚書令元景同稟顧誓翼輔皇家賛業宣風繄公是賴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准領丹陽尹侍中領公如故又增義恭班劒為四十人更申殊

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恒日時移變自始至終
屢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
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
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賖市百姓物
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
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世祖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
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世祖
自為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

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時年五十三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精以蜜漬之以為鬼目精太宗定亂令書曰故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録尚書事江夏王道性淵深睿鑒通遠樹聲列藩宣風鉉德位隆姬輔任屬負圖勤勞國家方熙託付之重盡心毗道永融雍穆之化而凶醜忌威奄加宼害夷戮有暴殯穸無聞憤達幽明痛貫朝野朕嘗險在難含哀

莫申幸賴宗祏之靈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勲戚震動於
厥心昔梁王徽庸謦蹕偹禮東平好善黄屋在廷況公
德猷弘懋彛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録尚書事王如故給九
旒鸞輅虎賁班劒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泰始
三年又下詔曰皇基崇建屯剥維難弘啓熈載底績忠
果故從饗世祀勒勲宗彛世祖寧亂定業寔資翼亮故
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録

尚書事江夏文獻王義恭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江豫三州軍事太尉南豫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忠烈公元景故侍中司空始興郡開國襄公慶之故持節征西將軍雍州刺史洮陽縣開國肅侯慤或體道沖玄變化康世或盡誠致效庚難龕逆宜式遵國典陪祭廟庭義恭長子朗字元明出繼少帝封南豐縣王食邑千户為湘州刺史持節侍中領射聲校尉為元凶所殺世祖即位追贈前將軍江州刺史孝建元年以宗室祗長子歆繼

封祗伏誅歆還本泰始三年更以宗室韞第二子銑繼
封為祕書郎與韞俱死順帝昇明二年復以宗室琨子
績繼封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朗弟歒字元秀太子舍
人為元凶所害追贈侍中謚宣世子大明二年追封安
隆王以第四皇子子綏字寶孫繼封食邑三千户追謚
歒曰宣王以子綏為都督郢州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
刺史進號後軍將軍加持節太宗泰始元年進號征南
將軍改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改歒為江夏宣王子綏

未受命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賜死七年太宗以第八子躋字仲升繼義恭為孫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户後廢帝即位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進號左將軍齊受禪降為沙陽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謀反賜死歠弟韶字元和封新吳縣侯官至步兵校尉追贈中書侍郎謚曰烈侯韶弟坦字元度平都懷侯坦弟元諒江安愍侯元諒弟元粹興平悼侯坦元諒元粹並追贈散騎侍郎元粹弟元仁元方元旒

元淑元胥與朗等凡十二人竝為元凶所殺元胥弟伯禽孝建三年生義恭諸子既遇害為朝廷所哀至是世祖名之曰伯禽以擬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官至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又為前廢帝所殺謚曰哀世子又追贈江夏王改謚曰愍伯禽弟仲容封永脩縣侯為寧朔將軍臨淮濟陽二郡太守仲容弟叔子封永陽縣侯叔子弟叔寳及仲容叔子竝為前廢帝所殺謚仲容叔子竝曰殤侯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太祖為荆州高祖使隨往江陵由是特為太祖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食邑五千户五年為征虜將軍八年領石頭戍事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右將軍南徐州刺史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都督荆湘雝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給鼓吹一部先是義慶在任值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虚義季躬行節儉畜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

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啓事唯自署名而已二十年加散騎常侍進號征西大將軍領南蠻校尉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為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為貴耳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縁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

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裁坐諸紜紜然後少止若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曰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為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

苦耳今遣孫道肩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懐虚受慎勿隐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它慊吸蓋是當時甘嗜罔已之意耳今者憂恒政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為吾煎毒至此邪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二十一年為都督南兖徐青兾幽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登舟之日帷帳罷服諸廳随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為美談二十二年進督豫州之梁郡遷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都督

如故明年索虜侵逼北境擾動義季懲義康禍難不欲以功勤自業無它經略唯飲酒而已太祖又詔之曰杜驥申恬倉卒之際尚以弱甲瑣卒徼寇作援彼為元統士馬桓桓既不懷奮發連被意旨猶復逡巡豈唯大乖應赴之宜實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自此而始賊初起逸未知指趨故且裝束兼存覘察耳少日勢漸可見便應大有經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方幅爭鋒理又山

路易馮何以畏首尾迴弱若謂事理政應如此者進大鎮聚甲兵徒為煩耳二十四年義季病篤上遣中書令徐湛之省疾召還京師未及發薨於彭城時年二十三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北迎義季喪追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子恭王嶷字子岐嗣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世祖大明元年薨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子伯道嗣順帝昇平三年薨其年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戒懼乎其所不覩恐畏乎其所不聞在於慎所忽也江夏王髙祖寵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親典冠朝屈體降情槃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為卑約亦已至矣得使虐朝暴主顧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氷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戒斯為篤矣

宋書卷六十一

宋書卷六十一考證

廬陵孝獻王義眞傳侍讀學士蔡茂之○臣承蒼按是時無侍讀學士官名當從南史作侍讀博士

江夏文獻王義恭傳挑取眼精以蜜漬之以為鬼目精○精南史作粽

衡陽文王義季傳故將軍蘇徽○徽南史作徵

宋書卷六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二十四 史部

宋書卷六十二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二十二

羊欣 張敷 王微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黄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初為烏程令欣時年

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帬晝寢獻之書帬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桓玄輔政領平西將軍以欣為平西參軍仍轉主簿參預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為輕也欣拜職少日稱疾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解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即板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轉長史中軍將軍道憐諮議參軍出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

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並不就太祖重之以為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適性轉在義興非其好也頃之又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祖太祖並恨不識之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關元嘉九年卒時年七十三子俊早卒弟徽字敬猷世譽多欣高祖鎮京口以為記室參軍掌

事八年遷中書郎直西省後爲太祖西中郎長史河東太守子瞻元嘉末爲世祖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卒官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吳興太守邵子也生而母没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敷雖童蒙便有思慕之色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録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常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高祖見而愛之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永初初遷祕書

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權要聞其好學過候之
敷臥不即起亮怪而去父邵為湘州去官侍從太祖版
為西中郎參軍元嘉初為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江夏
王義恭鎮江陵以為撫軍功曹轉記室參軍時義恭就
太祖求一學義沙門比沙門求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
陵太祖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謂曰
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艑載之道中可得言晤
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說遷正員郎中書舍

人狄當周赳竝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可輕往邪當曰吾等竝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摽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絶張氏後進至今慕之其源流起自敷也遷黄門侍郎始興王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報以疾篤敷往奔省自發都至吳

興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
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絶而復續茂度曰我
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朞而卒時年四
十一琅邪顔延之書弔茂度曰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
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
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
謂中年奄為長往聞問悼心有兼恒痛足下門教敦至
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為懷其見重如此世祖即位

詔曰司徒故左長史張敷貞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哀毀滅孝道淳至宜在追甄於以報美可追贈侍中於是改其所居稱為孝張里無子

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禄大夫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竝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

鑠右軍諮議參軍徵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徵為吏部郎徵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會忽扣蓽門閭里咸以為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鶖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邕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撥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

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戎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為劫勒通家疾病一人塵穢難堪之選将以靖國不亦益躓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芃芃棫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遠兄姊迄将十載姊時歸来終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僡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将即華士之戮幸

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来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為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斆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

人如此若交以為人賜舉末以巳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騈藉鬼説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滂瀁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為之辭矣子將明䰟必靈咍於萬里汝頼餘彦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為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

来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絶慶弔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諼耳徽既為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徽奉荅牋書輙飾以辭采徽為文古甚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為訴屈徽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為

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為一旦落漠至此當

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冑

胄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

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恣益甚

人道所貴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敎外且舊恩

所及每蒙寛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

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䁥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

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闕復稍道長以大散為和羮

弟為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
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
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為無所因
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怪笑吾
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
訓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
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
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真可謂真素寡

矣其數旦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鼂齊虛實宜書紳令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儻疑弟豫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誤盛壯也江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為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蒙時私此既未易陳道故常因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為叨竊臨海頻煩二郡

讜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夏后撫章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迹不為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為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劒戟之傷所以懃懃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闗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

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為伍放勲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睠睠奉牋記彫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廛親戚满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獨兩不闗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羣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来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胷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

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
無急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盧江何偃亦豫其議
慮為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卿昔稱吾於義興吾
嘗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
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
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
玄風淹雅脩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
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麤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

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絶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説往来者見床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尚獨愧咲揚子之褒贍猶恥辭賦為君子若吾篆刻非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譏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

徵故門冬昌朮隨時參進寒温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
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将兩三門生入
草采之吾實倦遊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
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
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繢盖亦鳴鵠識夜之機盤
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
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容應對舉止因卷懸
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来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

架累致之髙麈詠之清壑厖礫有資不敢輕厠金銀也
而頃年嬰疾沉淪無已區區之情悒於生存自惡難復
而先命猥加魂氣褰茶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
卧思已熟謂有記自論既仰天光不夭庶類兼望諸賢
共相哀體而鄉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
邪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吾
本儜人加疹意惛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
心痛引喉狀如匈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荅無復條貫

貴布所懷落漠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别且當笑徵
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
筮賜以名著弟僧謙亦有才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徵躬
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徵深自咎恨發病不復
自治哀痛謙不能已以書告靈曰弟年十五始居宿於
外不為察慧之譽獨沉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
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
或有小間輒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

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
冤心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
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
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煢然
獨坐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
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顔髣髴
觸事歷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
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来鍾念懸心無物能譬方

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玆有何罪戾見此夭酷沒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致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弟為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沖和淹通內有皂白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為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不復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封坼儼然至於思戀不可懐及聞吾病肝

心寸絶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殯送弟
由来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
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
供養殷太妃感栢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知
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廬位有主此亦何益冥然之痛為
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
窓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来已自悒望今云何得
立自省惛毒無復人理比頻寃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

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為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誨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寳惜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懐随和之寳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栝酌自釀酒寧有彷像不寃痛寃痛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僧謙卒後四旬而徵終遺令薄葬不設輀旐鼓挽

之屬施五尺牀為靈二宿便毀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即位詔曰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賁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

史臣曰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袁淑笑謔之間而王微弔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

為珪璋皦皦然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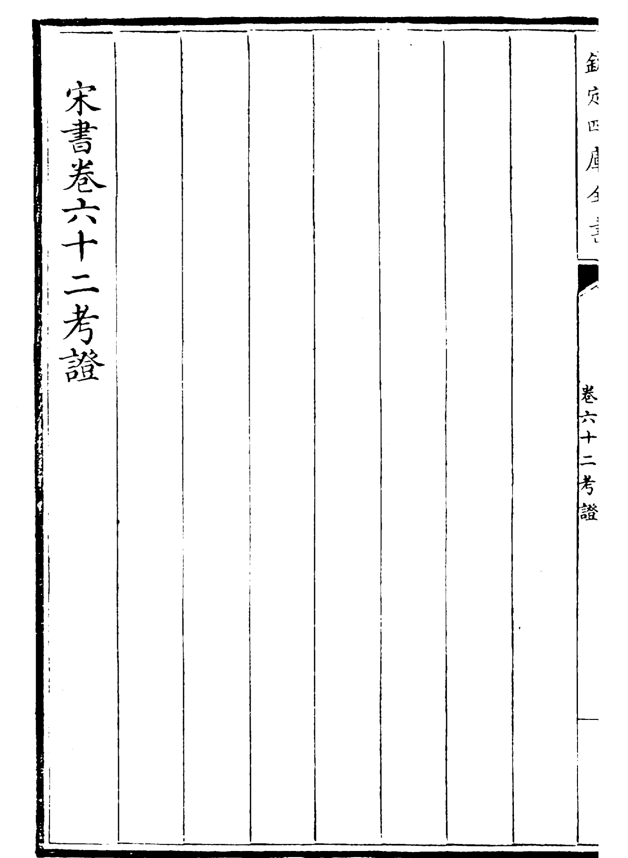
宋書卷六十二

宋書卷六十二考證

羊欣傳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兩時字當衍其一

高祖謂諮議參軍鄭解之曰羊徽一時美器○解之當屬鮮之之譌

王徽傳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為伍放勳其猶難之○放監本譌於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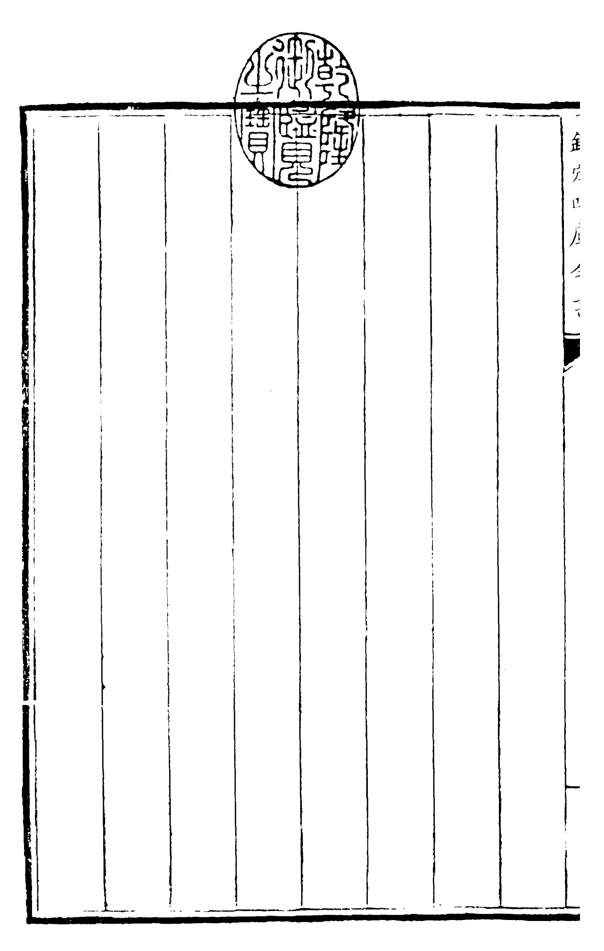


宋書卷六十二考證

謹案卷六十一第一頁後一行義宣别有傳據六十八卷武二王傳此處義宣上疑脱義康二字

第十四頁後五行太祖又别給錢年千萬刊本年訛季據監本毛本改

第十九頁後八行槊毦不得孔雀白鷺諸本鷺訛鷩據禮志及漢書王莽傳背負鷩鳥之毛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朱焜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書卷六十三至六十五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宋書卷六十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二十三

王華 王曇首 殷景仁 沈演之

王華字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薈衛將軍會稽内史父廞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居在吴晉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

起兵厥即聚衆應之以女為貞烈將軍以女人為官屬國寶既死恭檄厥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厥厥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華時年十二在軍中與厥相失隨沙門釋曇永逃竄時牢之搜檢覔華甚急曇永使華提衣幞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永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少有志行以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餘

年為時人所稱美高祖欲收其才用乃發敎喪問使華制服服闋高祖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為州主簿仍轉鎮西主簿治中從事史歷職著稱太祖征江陵以為西中郎主簿遷諮議參軍領錄事太祖進號鎮西復隨府轉太祖未親政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二三以矯之嘗於城内相逢華陽不知是邵謂左右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乃下

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為華所糾坐被徵華代為司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太祖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華建議曰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每生情多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伏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即位以華為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轉右衛將軍侍中如故先是會稽孔甯子為太

祖鎭西咨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寗子先爲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焕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著於幽賁之文晉師有成爪衍作賞楚乘無入蔿賈不賀令舊命惟新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

牧各舉一人堪為二千石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執咎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銓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

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
蠹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
仁必由己處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庸
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甯子與華並有富貴
之願自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
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弒君亭不可泊
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
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咤歎曰當見

太平時不元嘉二年寗子病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
軍侍中如故宋世惟華與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官即
拜以此為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
有燕不之詣若宜有論事者乗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
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為太祖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
己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
四年卒時年四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衛將軍九年上思
誅羨之之功追封新建縣侯食邑千戶謚曰宣侯世祖

即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宣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
嗣太宗泰始二年坐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後廢帝
元徽三年終上表乞以封還長許之齊受禪國除華從
父弟鴻五兵尚書會稽太守
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
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
馬屬從府公脩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
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

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豫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戸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内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為飾玩自非禄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為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為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為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

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有龍
見西方半天騰上𨻰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
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
曇首與到彦之從兄華固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
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
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戸
外不解帶者數旬既下在道有黄龍出負上所乘舟左
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

之及即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尋領右衛将軍領驍騎将軍以朱容子為右軍将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啟曰既無墨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但既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

狀猶宜厥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門不時開由尚
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
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
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
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釁難將成賴陛下英明
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得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
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
能奪故封事遂寢時兄弘録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曇

首為上所親委任兼兩宫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録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何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治曇首勸弘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為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

我家袁耳追贈左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邑千戸謚曰文侯世祖即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為尚書令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禄大夫父道裕蚤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初為劉毅後軍參軍高祖太尉行參軍建議宜令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為黜陟遷宋

臺祕書郎世子中軍參軍轉主簿又為驃騎將軍道憐主簿出補衡陽太守入為宋世子洗馬仍轉中書侍郎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録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少帝即位入補侍中累表辭讓又固陳曰臣志幹短弱歴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推遷日月頻積失在饕餮愚不自量而奉聞今授固守愚心者竊惟殊次之寵必歸器望喉脣之

任非才莫居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甘榮不知
進退上虧朝舉下貽身咎求之公私未見其可顧涯審
分誠難庶幾踰方越序易以誠懼所以俯仰周偟無地
寧處若恩澤廣流蘭艾同潤回改前旨賜以降階雖實
不敏敢忘循命臣迍違之愆既已屢積寧當徒尚浮采
塵黷天聽丹情悾款仰希照察詔曰景仁退挹之懷有
不可改除黄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尋領射聲頃之轉
左衛將軍太祖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

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驍騎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並時為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彦之為中領軍侍中如故太祖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下詔曰朕夙罹偏罰情事兼常每思有以光隆懿戚少申罔極之懷而禮文遺逸取正無所監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

累年在心未遂蘇夫人奄至傾殂情禮莫寄追思遠恨
與事而深日月有期將卜窀穸便欲粗依春秋以貴之
義式遵二漢推恩之典但動藉史筆傳之後昆稱心而
行或容未允可時共詳論以求其中執筆永懷益增感
塞景仁議曰至德之感靈啟厥祥文母俔天實熙皇祚
主上聿遵先典號極徽崇以貴之義禮盡於此蘇夫人
階緣戚屬情以事深寒泉之思實感聖懷明詔爰發詢
求厥中謹尋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獘儒術蔑如

自君作故罔或前典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博逮謹露庸短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為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輿載還府九年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為領軍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居外任會王弘華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政事湛既

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太
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
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軍僕射
如故尋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忿怒義康納
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
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不見許使
停家養病發詔遣黃門侍郎省疾湛議遣人若劫盜者
於外殺之以為太祖雖知當有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

上微聞之遷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主第以為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表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其情理乖錯性本寛厚而忽更苛暴問左

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
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邪疾轉篤
太祖謂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為州凡月餘卒
或云見劉湛為祟時年五十一追贈侍中司空本官如
故謚曰文成公上與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書曰殷僕
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游繾
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為難惋歎之深不能已已
汝亦同不往矣如何世祖大明五年行幸經景仁墓詔

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風識明允緻績忠謨夙達先照惠政茂譽寔留民屬近瞻丘墳感往興悼可遣使致祭子道矜幼而不慧官至太中大夫道矜子恒太宗世為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為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橫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降為散騎常侍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城為鮮卑慕容

恪所陋不屈節見殺追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
叔任少有幹質初為揚州主簿髙祖太尉參軍吳山陰
令治皆有聲朱齡石伐蜀為齡石建威府司馬加建威
將軍平蜀之功亞於元帥即本號為西夷校尉巴西梓
潼郡太守戍涪城東軍既反二郡彊宗侯勱羅奥聚衆
作亂四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急叔任東兵不滿五
百推布腹心衆莫不為用出擊大破之逆黨皆平髙祖
討司馬休之齡石遣叔任率軍來會時髙祖領鎮西將

軍命為司馬及軍還以為揚州别駕從事史以平蜀全
涪之功封寧新縣男食邑四百四十戶出為建威將軍
益州刺史以疾還都義熙十四年卒時年五十長子融
之蚤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
終為令器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
以義理業尚知名襲父别爵吉陽縣五等侯郡命主簿
州辟從事史西曹主簿舉秀才嘉興令有能名入為司
徒祭酒南譙王義宣左軍主簿錢唐令復有政績復為

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為武康令固辭不免到縣百許日稱疾去官服闋除司徒左司掾州治中從事史元嘉十二年東諸郡大水民人饑饉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唐升米三百以演之及尚書祠部郎江邃並兼散騎常侍巡行拯卹許以便宜從事演之乃開倉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轉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為義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尚書僕射殷

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湛等不同湛因此讒之於義康嘗因論事不合旨義康變色曰自今而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盡心於朝廷太祖甚嘉之以為尚書吏部郎十七年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為右衛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為左衛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二十年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太祖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

上意及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
上謂之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
土廓清京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不開也二十一年詔
曰總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授侍中領右
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沉濟右衛將軍曅才應通
敏理懷清要並美彰出内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
所莅演之可中領軍曅可太子詹事曅懷逆謀演之覺
其有異言之太祖曅尋事發伏誅遷領國子祭酒本州

大中正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雖未為宰相任寄不異也素有心氣疾病歷年上使卧疾治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二十六年車駕拜京陵演之以疾不從上還宫名見自勉到坐出至尚書下省暴卒時年五十三太祖痛惜之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謚曰貞侯演之昔與同使江邃字玄遠濟陽考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文釋傳於世演之子睦至黄門郎通直散騎常侍世祖大明初

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訪評殿省內事又與弟西陽王
文學勃忿鬩不睦坐徙始興郡勃免官禁錮勃好為文
章善彈琴能圍棊而輕薄逐利歷尚書殿中郎太宗泰
始中為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
募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
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酣放
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
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還私託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

門生競受財貨少者至萬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敕法以正典刑故光禄大夫演之昔受深遇忠績在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可徙勃西垂令思愆悔於是徙付梁州廢帝元徽初以例得還結事阮佃夫王道隆等復為司徒左長史為廢帝所誅順帝即位追贈本官勃弟統大明中為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百人統輕役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祗給主可量

聽行杖得行斡杖自此始也演之兄融之子暢之襲寧新縣男大明中為海陵王休茂北中郎諮議參軍為休茂所殺追贈黄門郎子畢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之力也彼群公義雖往結恩實今疎而任即曩權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轍顛覆所基非待他釁况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己興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

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宋書卷六十三

宋書卷六十三考證

王華傳華時年十二○二南史作三

隨沙門釋曇永逃竄○永南史作冰

子宣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嗣○南史作子定侯

嗣　臣照按王僧綽傳云華子嗣人才既劣位遇亦輕

僧綽謂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新建者嗣之

封也然則嗣乃華子之名其後或謚為定侯耳南史

宣侯作定侯蓋嫌子嗣嗣之文疊多嗣字不明故改

稱其謚宣與定相近宋書復訛定為宣華既謚宣子不應復謚宣當是定字

王曇首傳中書舍人周起侍側○周起南史作周赳臣承蒼按張敷殷景仁傳俱有中書舍人周赳作赳為是

宋書卷六十三考證